

紫琅
诗会有酒可温的
黄昏

◎闻茂

湖水身披霞光的红袍
开始醉黄昏
秋天刚刚展开羽翼
万千涟漪开成细碎的花朵
天空在动,在那些水鸟的翅膀上
带着湖水酝酿的芳香

我已架起了烤炉
夕照,在岸边点烧金色的欢愉
湖水置于低处,酒置于高处
我已不再孤独
忽浓忽淡的火焰升起,是一种
喻体

此时,我正宴饮久未谋面的
朋友
我们眼前的壶和湖
都在用落日的圆温热
把悲喜,雕凿在一片幽光中

心窗
片羽

行走的衣架

◎唐衍

我在户外阳台读书。书读得不甚专注,若眼的余光处有鸟的影掠过,势必会追逐过去,看它落到红瓦的屋顶,观赏它尖尖的喙,修长的颈脖、长长的尾羽。那一剪轮廓衬在红瓦上,蓝天里,线条流畅灵动,画家再高超的技巧也不能够绘出的完美。它美而不自知,短暂停留后,展了翅膀,飞向远处,我目力不能及,只得快快地将眼再落到书本上。

鸟不是一只,也不仅是一群,我仿佛开小差的学生,一会儿在黑色的字体里,一会儿跟随着那些飞翔的精灵去了远方。我羡慕它们有翅膀,在天空中自在地,无拘束飞起,落下。人类只能凭借着工具上天入海,便受了许多限制。

我想我们人类真是矛盾呀,一方面认为征服了地球,可以鱼肉其他生物;另一方面又极自卑,非得用外衣将躯体包裹起来才敢走出。在蓝天里,白云下,一个个行走的衣架互相碰撞着交集着。

衣架在衣架丛中,人觉得安全与满足。然而内心又有着欲望与野心,使自己突出一点,比别人多一点点,好一点点,于是在外衣配饰上下足功夫,颜色、材质、形式……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家其实使着一样的劲,这一季个个穿着宽大修士袍,那一季街上全是踩着战靴的女将。

也有几个对自己天然身体感到满意自足的,其他人便笑他们不知耻,将大部分身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这与兽类有何区别?但这仿佛是赞美,因兽的毛皮,矫健强壮的躯体其实是很美的呢。



粉黛

◎任惠均

那些不该说出的蠢话

◎朱朱

大部分家长都会在孩子的成绩问题上选择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,哪一门差就补哪一门,但并不是每一种孩子都适合补课,有本较为全面的书堪称教育界的中医指南,照搬能有奇效,那就是《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》。作者付立平是国内引入正面管教第一人,央视及各卫视家庭类节目的教育顾问。这本书看上去是说学习的,包含了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等多个门类,不仅能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,对于亲子关系、心理疏导、成长内驱都有很好的启示。

所谓的五顶学习帽,指的就是学习内驱力、情绪自控力、习惯自控力、学习竞争力、学习抗逆力。虽然戴的都是学习的帽子,但是起的作用并不仅为学习一项,内驱力讲的是培养成长型思维,情绪自控对情绪的成因透彻地分析。习惯自控从自理和自律开始,抗逆有方法,书里都有实操性很强的办法,读来几乎能对号入座。

早上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,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孩子因期末考试题目将会和《百年孤独》有关而心怀忐忑,所幸她的家长给孩子制

定了一个水平很高的强化培训计划,但考试的问题仍旧出乎意料。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,尤其是阅读理解类的,解读技巧从长远来看都会成为一种新的虚构甚至是胡诌。在这种背景下家长们能做的,不仅仅只是花钱逃离,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有内驱力和抗逆力、能把握情绪和习惯,自然就有了竞争力。

没有人天生是教育家,那些不该说出的蠢话是不成熟和无知的佐证。旁观别人能借鉴的也不多,只有多读书多思考才能避免辗转和困惑。

芬芳
一叶

植物名实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秋已渐深,白天还算温暖,入夜气温骤降,风也很冷。本周一,远在北京的猫咪金泽平安来到京都,此刻正在屋内踱步,真有些不可思议。

今年很少买书,唯一值得跟你说的,是上半年为考察博物学问题,买了一部东京奎文堂排印出版的《重修植物名实图考》。这部书所用底本为竹添进一郎旧藏,从明治十六年(1883)至二十三年(1890),分六次印完。东京奎文堂主人的信息鲜见记录,似与竹添进一郎关系颇深,出版了竹添编著的不少书,比如《栈云峡雨日记》《孟子论文》《清大家诗选》等。博物学家田中芳男(1838-1916)的剪贴本《摺拾帖》里,保存了奎文堂的广告单和《图考》印刷样张。广告称,初印八百部,其中三百部系清国保定府奎文堂约定。保定奎文堂的信息也很少,主人似乎姓王,海源阁旧藏多为其所得。琉璃厂也有一家奎文堂,不知与保定这家有何关系,也不知东京这家店号本来如此,还是受到了中国书店的启发。

《摺拾帖》也非常有趣,共99册,是田中从青年时代至晚年整理的剪贴本,今藏东京大学图书馆,最近已全部电子化。图书广告、样张之外,还有各种广告纸、包装纸、名

片、照片、订单、账单,甚至还翻到一张六必居的酱菜广告,应该是覆在封口处,红纸上印的是:“六必居酱坊发卖,各色晒鹱顶高甜酱,诸样精细甜酱小菜、五香冬菜、佛手疙瘩,一概发行。”

历来讨论《图考》,都认为这是中国从传统本草学走向博物学或近代植物学的重要转折,但也仅有这一部。“植物”一词源于《周礼》,固然古雅,但将“植物”用在书题里,吴其濬则是第一位。李善兰参与翻译《植物学》,首将“Botany”译为“植物”,亦有开创之功,此距《图考》初刊本在山西面世,相隔九年。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状元,出入南书房,宦迹半天下,但相关资料却很少,可靠的研究也不多。大概和他的籍贯不无关系,倘若在江南学术世家交游网内,想必会得到更多关注。而在他的故乡,却只看到今年有个“吴其濬家风家训展”。据说固始县汪棚镇大皮村有他的墓冢,亦不知现状如何。

奎文堂本《图考》面世后,日本植物学研究领域多以此书考订汉名,吸收其诸多研究成果。清末,接受日式植物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因此获知此书信息,后云南图书馆据奎文堂本翻印《图考》,为石印本。1919年末,商务印书馆又以初刊本为底本,参考他本,出一排印本,印

数颇夥,定价也不高昂,遂成定本。1957年,商务又出一标点本,对一些当时违碍的词句略做删削,整体面貌没有大改。1963年,中华书局重印商务本,版式内容完全一致。后来的排印本基本以此为底本。有意思的是,前几年书局又影印了商务1957年标点本,甚至连出版说明都完全保留。最近书局新出一校注本,刚刚下单,不知内容如何,是否有新材料或新考证。

我手头有1933年商务重印的《图考》一册,又附资料集《长编》一册,精装,用纸坚密。卷首均钤“船屋/文库”(朱),是植物学家浅井敬太郎的旧藏。思文阁出过浅井两大册著作集,我也买到了。卷末有他的简历,京都人,1904年生,1974年去世,京大农学部毕业,曾任京大讲师,后为京都府立植物园主任技师、日本学士院明治前日本科学史编纂委员,还当过池坊文化学院院长。可惜他的文章充满日本中心主义,处处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与优越性,实在不可观。如今日本传统艺术领域,如花道、茶道,倒是很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。

夜又深了,金泽正高声唤我,信就写到这里,盼你来信,祝一切都好。

松如
壬寅霜降前四日